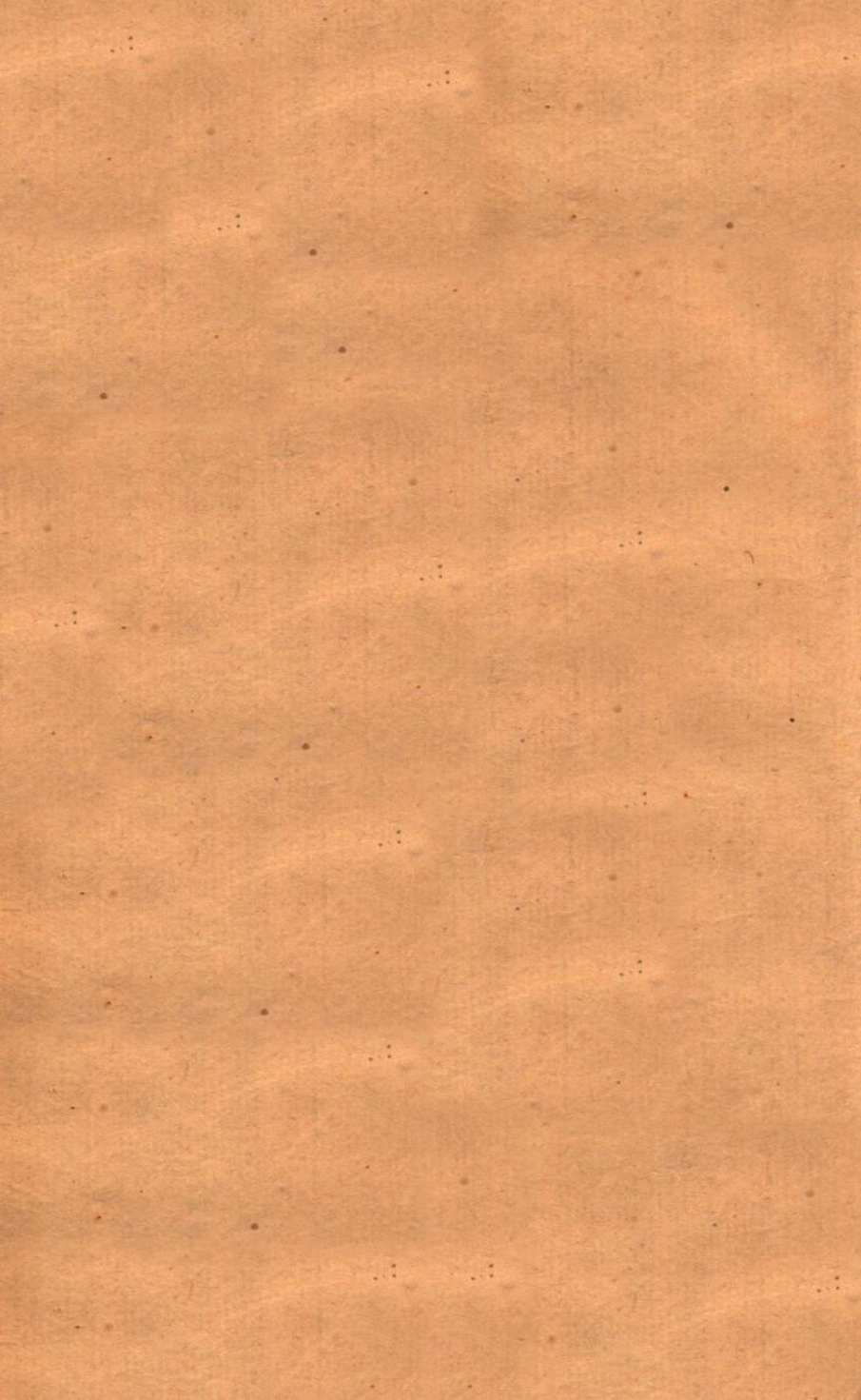




東來先生左氏博議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公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國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爲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闕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於董。奪賈季之位。以界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旣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爲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旣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旣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

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與駢。與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與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與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可謂險矣。與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與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與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爲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爲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言之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先持游說。

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況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況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讎家。其見殺者。非讎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讎也。裸程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疊疊。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之裔。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羣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爲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竊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鍾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爲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爲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爲公子哉。儻豫自知爲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爲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

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羣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昇昭公之弟。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撻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公七年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同怨相遇。必相親以致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以忿濟忿。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寶嬰潛夫。父子歡



於廢退之時。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爲如何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款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僂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

夏天中視漢恩禮言嘉甚喜萬難解四人之恩張入一不兄朱不恐天甲李  
見合同問中交於其曲而怨道委伯為之中仲禮字情理怨明倫可弟字受皆合段一  
報二喚應設於而於怨得執而於為清以理是復曰教怨同曰所恩出曰  
底字出快得平全間關片得執而於為清以理是復曰教怨同曰所恩出曰

亦不加疎。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已氏

文公七年

穆伯以幣奔莒

文公八年

穆伯歸魯復過莒

文公十年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文公十五年

年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兩意反起空中立架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損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損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亦未嘗忘怨。怨之於人甚矣不修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反跌一句通篇。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意。俱已在此。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輕重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將大小輕重又進一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兄弟屬天人皆知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陽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陽。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陽。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捐階之虐。治棲

之千古人倫  
而變於人  
宮之極處  
中然處人  
理又乎陶  
也之不合

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爲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弟指出象之天。則倣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特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酈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文公七年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靡跖貨。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讎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況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爲可畏耶。抑以盾之虐爲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



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眞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瘡環之謗。不出於涖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人以盾使之。季亦爲晉言之。而不爲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疑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爲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旣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歸衛固

文公八年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爲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

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間有一言。悟意回聽向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誦。侮以爲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盞。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爲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爲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爲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捭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爲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爲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旣以壤地爲急。爲衛請者。復以壤地爲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授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  
六年  
文公十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冰。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此。段。是。先。揚。法。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閔。也。輕。順。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蹶。踵。相。屬。至。於。安。受。昭。公。之。賜。寔。珍。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

卷十九

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敘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六年

文公十

儒術貴徒一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無義則臣之

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爲之。未有名爲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爲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爲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前半透過曲折寫來方入責意諸語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譽自譽責自責責了不相借。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又推原其意。則入誅心之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爲善。尚恐他日爲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前既痛責其罪至此吾所以爲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爲意諸懼前而爲吾身懼也

方正學論豫讓大約本此然讓猶欲爲主報讐不克而死較後世自經入井者爲更勝也甲申之事泥督賊庭者不足論其賢者多以身殉國錢景論之曰古之失天下者不稱同死社稷之爲賢蜚廉死商之亂惡來哭紂之尸皆不可以爲忠長惡速亡罪之大者也春秋弑君三十六死難者三宋華督弑其君與夷而及孔父宋萬

弑其君捷而及仇牧管里克弑其君卓而及荀息然皆死於賊非自裁也衛之石碏號純臣不死州吁齊晏嬰稱賢相不死崔杼周召二公著績共和不死流彘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於一死哉三代而下死社稷者多有近代莫不稱文信國其入燕也三年而後死丞相博羅詰之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爲信國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由是言之信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第以身殉爲烈耶崇禎諸臣議論紛更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不必舉其忠良舉人則必張其朋黨政以賄成儻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據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其言與東萊相發明故附錄之使後之君子讀之知後之節不能贖前之罪庶不以蕩意諸自處而扶危定傾當早謀於未敗之先矣

張明德曰意諸死職律以人臣之義意諸近之春秋乃削而不書正在知其禍之將及而不能早爲之計死亦何濟于君乎東萊歷觀往事知三代以下死社稷者多有往往以天下與人而第以身殉爲烈意諸所爲大率類此文先寬其罪後誅其心譽自譽責自責各不相蒙說到以後之節贖前之非云云更覺愧死可見扶危定傾當預圖于早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敝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僇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爲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止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禰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慾橫流以私讎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



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爲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播撫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爲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爲無罪。其爲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爲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萑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爲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爲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爲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爲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

王鳳洲曰：必曰：妙處在文。東原曰：必曰：妙處在文。充其原曰：必曰：妙處在文。處其原曰：必曰：妙處在文。蘇伯上曰：必曰：妙處在文。構其深曰：必曰：妙處在文。人服其細曰：必曰：妙處在文。理下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寄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多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孫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道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唱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工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明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事執其論曰：必曰：妙處在文。

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文公九年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飢見。即遠者之創見。唐有近未知而達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又作疑情直起內而欒卻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開論立案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遠近二字是主意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近甲是乙。非嘈嘈曉曉。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遠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譏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舄哉。有虛神更其言賢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簪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此段申蔽字議論暢明。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

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逐層敘蔽字文情跌宕。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爲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爲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爲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結遠明近蔽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又提不在一語發意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卽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冷眼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歸。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杳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咏嘆作收寄意殊遠

朱字綠曰近蔽遠明說得可畏。詩所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殆謂是也。人君知此。則所以謹於言行。以待千里之應違者。不容忽矣。○晉靈之立也。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俱能睦鄰矣。已而殺先克。先都。梁益耳。士穀箕。鄭父。國內大亂。故來范山之謀。東萊謂拊循諸侯。不滅先世之舊。而歸之於近蔽。遠明。恐亦不盡當時情事。晉自文襄而後。被弑者靈厲二公。靈之失德。不甚著。聞然委政趙氏。未能自行一事。會盟征伐。弗復親行。而以熊蹯殺。人彈人於臺。而觀其避丸。其及禍有故。若厲則勤於諸侯。遠追

文襄後啓悼公曹伯之執歸於京師所爲伯討視齊恒晉文殆於近之徒以多外嬖除強族身遭弑逆死後猶被惡聲吾友方靈臯力辯其誣足以解千古之惑其說甚詳今不及具載 張明德曰近蔽遠明四字根究其本源洞見肺腑精思卓論以一唱三歎而出之百鍊鋼亦遶指柔也

楚范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文公十年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僞此古今之通病也喬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鬪其之誕不終朝而胙土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僞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僞則惟恐從之太過巫覡之說怪僞之尤者也楚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赦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爲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譴蹙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子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繫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恍於妖而信之終恍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爲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宮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爲善酈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